天人合一城坚水阔的棣州古城

张卡

耸立的宋城墙(资料图)。

城墙层层夯筑而成，夯层结构清晰可见。

惠民古城护城河清淤时出土的陶球。

惠民古城出土的“官”字款青砖。

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宋徽宗任蔡京为相，国势日为萎靡。这一年，由于攻防的需要，朝廷在“燕齐门户，京津锁钥”的惠民县开始建棣州城。

9年后，巍峨险峻的城墙拔地而起，护城河也随之而成。

16年后，金兵铁骑挥师南下，厚厚的城墙并没有阻挡住一个朝代的灭亡，曾经繁庶一时的北宋王朝在诗酒风流中烟消云散。

1000年后，古老的城墙无奈岁月的侵蚀，只剩下几块断垣残壁，在明月长草间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为避水患迁棣州城于现址

古棣州因处黄河下游，地势低洼，黄河、徒骇河、钩盘河、清河等众多河流都流经此处，致使水患频繁，“自汉东流以来河即为棣人患”，“民苦久役，而终忧水患”。

北宋的棣州城，即现在的惠民县城，是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为避水患，从清河镇古城马一带迁建而来。而更早的唐代棣州城则位于惠民县辛店镇先棣州村，唐太和二年(829年)地震时被大水冲毁。五代后梁时，为避河患，棣州刺史华温琪将其迁至地势较高的清河镇古城马。百年后，由于河水淤积摆动，古城马也渐渐成为低洼地势，特别是城南和西北两面分别临近清河和黄河，每当雨季，河流决口时有发生。

北宋立朝之初的“建隆元年(960年)十月，河决棣州厌次，坏居民庐舍”，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棣州河决聂家口，即聂索”。短短五十年，河患不穷，日渐严重，当时的知州遂上书朝廷，请求迁城。然而，由于“城去河决尚十数里，一方民庶，占籍甚觼，未可遽徙也”。朝廷遂派内殿崇班史崇贵、内供奉官王文庆和本路转运使王曙前往棣州督修河堤；三月，又“遣合门祇候郭盛乘驿往棣州，与转运使、前遣使臣同规画修河事”。然而，时间不久，“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七月，河决棣州李民湾，环城数里民舍皆坏”。王曙认为“州城危垫，请徙置商河县”。前来帮忙治河的郭盛也持此议。朝廷于是又派出孙冲、承庆再次考察棣州河防情况。孙冲上报称：“城可固护，止费三十万功，且荐莹知水事，请同领护。”八月，史莹上书：“本州河水为患，隄防不固，虑非时决溢，冲注州城。望徙井邑于商河，其城垒俟霜降水涸而葺之。”史莹虽为孙冲所荐，但二人意见相左，史莹主张迁往商河，孙冲主张加固堤防，就地不动。知州孙冲甚至还举报史莹结党营私，应治其罪：“‘臣前举莹共治水事，莹党右豪族，妄请徙城。愿召赴阙，核其罪。’时商河有富民赂官司请徙州治，故冲奏及之。”迁城之事也因意见不统一遂被迫搁置。

两年之后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深秋，黄河在滨州安定镇漫溢。到了初冬，棣州城已是危在旦夕。河北都转运使李仕衡上书皇帝，重提迁移棣州城事，建议将州城迁移至七十里外的阳信县南八方泊南岸的乔家庄，即今天的惠民县城所在地。《宋史》列传五十八《李仕衡传》载：“棣州污下苦水患，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既而大水没故城丈余。”《宋史》列传五十八《孙冲传》亦载：“河决棣州，知天雄军寇准请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视。还言：‘徙州动民，亦未免治堤，不若塞河为便。’遂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决，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准为枢密使，卒徙州阳信。而冲坐守护河堤过严，民输送往来堤上者辄谤之，为使者论奏，徙知襄州。冲复上疏论徙州非便，著《河书》以献。”李熙龄、邹恒《武定府志》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河浸棣州。”刘佃、刘继先、崔士伟《武定州志》亦载：“先时河决棣州，知天雄军寇准请徙州，至是河北都转运使李士衡又奏徙州，遂徙州西北七十里。”

在寇准和李仕衡的坚持下，朝廷终于决定迁棣州城于阳信县南八方泊南岸的乔家庄，即今惠民城址。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正月十七日，孙冲无奈，只能按朝廷旨意带着棣州百姓奔赴新州城。就在棣州城迁徙不久，黄河便再次决口，棣州城被淹没在水下一丈多深处。孙冲亦因此事被改任襄州知州。

沈世铨、李勖所著《惠民县志》载，乔家庄“居民千家、树木丛茂、土地突起，即今城中之乔子头”，认为该村人多树茂，地势高耸，有利于防洪排涝，是当时朝廷选定此址的主要原因。

御侮而建，城坚水阔

北宋后期，国势日渐不堪，辽金之乱，纷繁起落。棣州作为北宋的边境重镇，成为辽金入侵中原的主要通道。在此建城墙，有着极为特殊的军事意义。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武定州志》言：“葺一州城，何以工部尚书行？盖棣州在宋为边镇，重之故也。”

在北宋之前，契丹已据有幽云十六州，中原王朝遂失北部屏障。北宋建立后，曾长期与契丹争夺幽云之地，而棣州地处宋辽边境，“常为东北重镇”，且与契丹南京道隔河相望，为宋朝京畿之东部屏障，时人称之为“东畿”。棣州所在常受契丹侵扰。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宋与契丹在澶渊(濮阳)一带爆发了一场影响宋朝历史的战争，史称“澶渊之战”。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给宋朝带来了近百年的和平发展环境。“澶渊之盟”其中一条规定：“不在沿边修筑堡寨。”“澶渊之战”后的第11年，即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棣州治所迁至今惠民县城。由于受盟约限制，棣州治所一直没有修筑城墙。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筑城，间近百年为有州无城状态。

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宋辽“澶渊之盟”已过去了98年，此盟约早已名存实亡。契丹南侵，屯兵至庆云，棣州有州无城，难以固守。宋徽宗只好派遣工部尚书牛保赶赴棣州亲筑城池，九年始成。

建成后的棣州城呈南北长方形，城墙南北长1900米，东西宽1100米，周长6000米，高10米，顶部宽5.1米，底宽10米，有东西南北四城门，皆筑瓮城及城门楼。城外有护城河一周，河宽27米，水深10.8米。宋代城墙为土墙，明代时开始包砌青砖。自宋代始，历代地方政府曾先后12次对城墙进行加固维修，仅清乾隆九年(1745年)即耗银八万一千两。经过历次维修，至清代时城墙高度已达13米，顶宽13米，底宽26米。

城初建时按唐宋时期的规制，截面为梯形，其高度、底厚、顶厚的比例为4:2:1，即高是底厚的两倍，底厚是顶厚的两倍。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武定州志》记载：“城甃治砖表，周十二里，崇三仞有三尺，上阔丈余，基倍之。东、南、西、北门四，各三重……外门额各有石铭青肃、明远、金景、靖安字。内门有楼，匾曰：春风、明远、景山、紫薇。复浚濠潴水，水深三丈，阔五丈，有飞桥，又筑有护城提，延袤三十余里，九年克绩。”按宋时的度量，一仞等于八尺，一尺等于现在的31.2厘米，从而折算出城墙的剖面尺寸为高8.42米，上宽3.1米，基宽6.2米，其厚度比常规城墙厚出近两米，可见防御之坚。

据嘉靖《武定州志》载，棣州城外表敷砖，城头外沿有垛口(堞墙)，志称“垛口千余”。按古时的筑城规制，垛墙每8尺有1口，每口长2尺，1垛1口共1丈，即3米。按此计算，应有垛口两千多个。

城有四门，各建“门楼”，为歇山重檐式阁楼，雕梁画栋，巍峨高耸。四城门外皆有半圆形瓮城。瓮城是拱卫城门的小城，两头与城墙相接，高与城墙同。城初建时，出于防御考虑，瓮城均不开正门。四瓮城门楣各镶嵌青石门额，城门楼上亦镌刻门额。南门瓮城门额为“金景”，楼额为“明远”；北门瓮城门额为“靖安”，楼额为“紫薇”；东门瓮城门额为“青肃”，楼额为“春风”；西门瓮城门额为“明远”，楼额为“景山”。城墙的四角有角台，即城墙四隅转角凸出墙体的实心台。角台为圆形，均建有歇山重檐式二层阁楼。

城墙四边有凸出墙体的“马面”，又称“敌台”，是城墙进行立体防御的重要战略建筑。宋人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脚，其上皆有楼子。”棣州城墙“马面”有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称“腰台”，东、南、西边各两个，北边一个，共7个，均位于城门与角楼之间，台长约25米，凸出外墙8米左右，上建歇山重檐式阁楼，称为“腰楼”。另一种体型较小，称为“炮台”，共16个，每边各4个。炮台长约6米，凸出外墙约3米。

棣州城墙上还有一种重要的防御设施——铺房，也称“卡房”，是硬山式面阔一间的房子。据初步推算，铺房间隔平均在50米左右，北墙21个，南墙24个，东、西两墙各32个，共109个。

棣州城的街巷、建筑等规划皆按我国古代“堪舆”原理设计。以城中心为十字街，地势最高。州衙建于十字街以北，大堂五楹，两侧皆配厅房阁库。后为州府衙，左为同知衙，右为判官衙。堂前为仪门，其左为土地祠，右为监狱。仪门外为正门。门前樵楼，后改称为瞻听楼、表海楼，俗称鼓楼。

东西大街贯通东西城门；南门大街直达府衙。北门则坐落于西北角“后天八卦”中的“乾”位。在筑城取土时，根据古城建筑、城市排水用水的需要，城内外还形成了许多海子(池塘)。而且，城内所有寺庙等建筑均建于高台之上，前面均挖有海子。这些海子与护城河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对于调节小气候、保证居民用水、抗旱排涝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内王府官衙、三台八阁、十二冲楼、三十六坛寺庙等建筑及街道星罗棋布，与海子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城水相依的美丽景观，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

现存的惠民古城由北宋工部尚书牛保亲自督修，工程规模巨大，历时九年完工。尚书牛保也积劳而卒，葬于城西，至今此处尚存牛保冢遗迹。牛保冢位于城西约10公里的小霹雳庄村南500米处。2012年7月，牛保冢被市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棣城现状，古城公园

惠民古城北拱京津，南卫齐鲁，有“燕齐门户、神京锁钥”之称。明永乐初年，棣州城为避明成祖朱棣讳改为乐安。宣德年间，汉王朱高煦谋反，明宣宗率兵亲征，武力平定叛乱，遂又将其改名为武定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州为府，置附郭县惠民。惠民因明朝景泰年间在城东南开挖的惠民沟而得名，一直沿用至今。

惠民古城现尚残存城垣两段，即县城东北角、西北角各一段。东北角残垣南北长425米，东西长179米，高度12.05米。西北角残垣南北长490米，东西长190米，顶部宽度不一，高度为12.5米。城墙顶部宽度不一，最宽处13米，底部宽约26米。城外护城河绕城一周，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长约1950米，河宽27米，水深10.8米。护城河至今全部存在，水系保存基本完好。2004年1月，惠民古城被市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地方政府对城墙外围砌墙进行保护，并将其打造成美丽的古城公园。古城已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文化休闲场所。

滨州青年画家刘晨光受邀参加“山东美术新人新作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报道)2月15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山东美术馆承办的“艺彩新锋——山东美术新人新作展(2022)”之刘晨光个展在山东美术馆二楼“锐”空间拉开帷幕。

据了解，“艺彩新锋——山东美术馆新人新作展”自2016年启动以来，先后举办了四届。本年度展览经专家提名、资格审查、现场投票、集中复议并报省文化和旅游厅审核，共评出19位作者入选。

刘晨光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硕士研究生，访问学者。近年来，其作品多次入选各类全国美术作品展，2017年获第十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作品被国内多家美术馆收藏。本次展览共展出刘晨光近期创作的精品力作20幅。展期为2月15日至27日。

作为滨州唯一受邀参展的青年画家，刘晨光表示，此次展览展出了自己在多个地域的写生作品以及一幅大尺寸创作作品，既有青绿山水，也有水墨山水。“本次展览是我在绘画领域阶段性小结，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听取大家宝贵的意见，让我今后的艺术创作目标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作品也更完善，今后努力创作更多精品回报社会。”刘晨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沾化词作家路兴华作词

滨州推出原创歌曲《黄河楼》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员 贾海宁 报道)近日，沾化籍词作家路兴华创作的滨州原创歌曲《黄河楼》MV，一经发布便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转发传唱的热门歌曲，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唱响新时代“黄河之歌”。

原创歌曲《黄河楼》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新闻传媒中心、沾化区委宣传部、市文化馆、市音乐家协会、沾化区音乐家协会联合出品，知名词作家、音乐人、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沾化区音乐家协会主席路兴华作词，山东歌舞剧院青年歌唱家、音乐人闫寒作曲、演唱。

万里黄河绕九曲，千古风情汇一楼。上黄河楼，既可南观黄河北瞰城区，亦能领略地上悬河穿城而过的神奇与壮观。《黄河楼》表达了“在滨州、知滨州、爱滨州、建滨州”的豪情。作品既豪迈磅礴，又不失婉约、质朴和细腻，深情款款，诗意盎然；词曲编配唱兼顾了流行和民族、传统和现代，既有历史厚重感，又不乏时代感；表达了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不断创造新业绩、一起向未来的豪迈情怀。

搜书志

说红楼：别开生面的各种“妒”

钱杰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晴雯薄命，与她“心比天高、风流灵巧”而招人妒忌大有关系。瘟疫、地震能要人的命，妒忌也能要人的命。

发生在晴雯身上的“妒”，还都是些挺奇葩的类型。

“忘年妒”这个“年度金句”，是我最喜欢的老作家王蒙先生的发明。他把宝玉的奶妈李嬷嬷与袭人、晴雯等年轻受宠的丫鬟之间的矛盾，称作“忘年妒”。原话是：一个50岁的老太太嫉妒49岁的妇人还好说，但若和一个16岁的丫头计较，那不是“忘年妒”又是什么？

由王蒙先生说的“忘年妒”，我们还能引申出“跨界妒”——宝玉他妈王夫人对晴雯的嫉恨。

这个“跨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从歌舞界到影视界什么的来回跨，或是写小说写散文写不出了、羡慕人家写诗轻省、随便胡诌几句梦话多打几个“回车键”就是一“首”、遂跨界变成“诗人”——这都还在文艺圈里打滚蹦跶，算不得跨“界”；也不是从证券界跨到地产界或是其他什么界，因这些“界”总体说来都是些平行平等的行当，跨来跨去并不算离谱。王夫人的“跨界”，跨的却是阶级阶层的界。她和晴雯，一个是“主子界”，一个是“奴隶界”，差距犹似七仙女的“天界”与牛郎的“凡界”。不过人家“跨界”的动机是天仙配，她则是嫉妒恨。

抄检大观园时，受王善保家的挑唆，她猛然记起晴雯的“轻狂”样子，“心里很看不上”。晴雯看出她担心自己“教坏”她的宝贝儿子，只好违心地说“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她信以为实，居然忘却身份、年纪悬殊，咬牙切齿冲口冒出“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费心”这样一句极不得体的话来。

跨界相妒、心理扭曲、忍无可忍的王夫人，终于下令从园子里撵出病重的晴雯，只许她穿贴身的衣服出去，其他衣服一概不让带。晴雯死后，她拿出十两烧埋钱，用意并不是可怜这个孤儿，而是要晴雯的表哥把她火化扔到外头去。晴雯因羞愤、劳累染上的伤寒病，被王夫人恶毒地说成是传染极强的“女儿痨”……

一个门第血统高贵、见多识广、尽享荣华的贵妇人，跨着“主界”到“奴界”的千山万水，不顾时差、不辞劳苦、大动干戈、伤肝损肺地去攻击、迫害一个自小被卖做奴隶、连自己的家乡父母姓氏都不知道的“身为下贱”的青春女孩，这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一炮轰你个粉粉碎还要挫骨扬灰的“跨界妒”，可真够令人咋舌、胆寒的。

还有一种别致的“妒”，来自袭人。

晴雯之死，王夫人是主要打手，袭人也有重大责任。她在王夫人耳边那几句针对性很强的“悄悄话”，为晴雯的悲惨结局做好了铺垫。王夫人一马当先，她却是杀人不见血，起的作用比王善保家的还大、还坏。

即使到晴雯被放逐、奄奄一息，她的妒火兀自在熊熊燃烧，未念半点姐妹同事之情。

第七十七回，宝玉对晴雯的被逐愤懑至极，向身边的袭人发牢骚说：“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异事，果然应在她(指晴雯)身上。”又进一步将晴雯与海棠花联系到“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蘩，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袭人果然恼羞成怒，狠狠怼了宝玉一通：“真真的这话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她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她。”

晴雯再好，可她不如我袭人级别高、我在大观园丫头“单子”上的排名列她之前。若与海棠相比，也得先拿我这级别高、次序靠前的比。好事儿应该先到我头上，我享受够了、不稀得要了，才轮得到她。这才是人间正道、天经地义。倘若不按这个“次序”来，那就没有天理、没有王法，就免不了让人呼天抢地、悲愤填膺、怀疑进而质疑人生——不光质疑自己的人生，还要质疑别人的人生！

这种由级别差距次生出的妒忌，不妨叫“级差妒”。

各种别开生面、火力全开的“妒”，都让晴雯一个人赶上了。